

寄语青年播音员



齐越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PDG

寄 语

青 年 播 音 员

齐 越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DA138/106

G-22
QY

10069--

寄语青年播音员

齐越著

1252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郊定福庄东街1号)

沈阳铁路局锦州印刷厂排版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4 80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7000

书号: 9450·0018 (内部发行)

目 录

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代序）	5
播音员的思念	9
播音员日记	14
播录《把一切献给党》	33
重录《把一切献给党》	38
播音员和稿件	41
编播之间	50
播音创作漫谈	53
实践——认识——实践	61
思想·感情·语言	72
播通讯的点滴体会（一）	76
播通讯的点滴体会（二）	92
寄语青年播音员	100
和青年朋友谈播音	105

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代序)

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党的广播宣传工作的需要，我背起背包，赶赴隐蔽在太行山沟里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临行前，新华社副总编辑梅益同志，握着我的手叮嘱说：“这是一个重要而光荣的岗位，你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男播音员。我们的广播，代表党中央发言，传播真理的声音，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

从此，我放下手中的笔，开始了用声音在话筒前的战斗生活。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三十几年来，党的信任激励着我，人民的胜利鼓舞着我，严格、紧张的工作锻炼着我，促使我坚守自己的岗位，和祖国一道成长起来。小小话筒千钧重，闪闪红波万里通。在这个岗位上，我所受到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我深知今天的胜利得来多么不易……

1949年10月1日，我和战友丁一岚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转播开国大典的盛况。每当我想起这幸福的时刻，面前就飘扬着毛主席在礼炮声中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耳边就响起人民群众震天动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亲切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与此同时，耳边还响起朱总司令检阅陆海空军代表部队时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受阅部队齐呼“万岁！万岁！万岁！”的声音。

这排山倒海的声音，这庄严雄伟的情景，显示出领袖、

政党、群众、军队溶为一体的战无不胜的威力。这飘扬在新中国上空的五星红旗，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凝聚着革命烈士和人民英雄的鲜血……

每当这面五星红旗在我心中飘扬的时候，我就想起在革命战争年代播出党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的情景。当我们接到编辑部送来的稿子，得知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文章或起草的文件时；当我们知道这是毛主席或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修改过的广播稿时；当我们半夜里被电话铃声唤醒，一字一句从电话中传抄毛主席或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连夜赶写的捷报时，我们对领袖们的崇敬心情和首先学习、播读这些重要文章的幸福感受，犹如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坐在话筒前，手捧这些珍贵的稿件，想到领袖们对广播的重视和关怀；想到他们为革命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想到这些稿件播出后的政治影响，我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无论播多少遍都保持着饱满的激情。每播一遍都要重新学习，认真准备，保证一字不错地播出，力求播音质量一次比一次提高，让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传遍四方，去武装人民，打击敌人，不断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每当这面五星红旗在我心中飘扬的时候，耳边就响起陈毅司令员那爽朗的笑声和坚定有力的话语：“你们的播音有力量，你们的工作给了我们部队很大帮助，我代表华东野战军全体同志向你们致谢。我可以签字保证，明年将有更大的胜利，将为我们子孙后代奠定民族解放的大业，你们就等着播捷报吧！”这是1947年11月26日，陈毅同志从华东战场去陕北参加党中央会议，途经太行时对我们电台全体同志讲的一段话。果然，这鼓舞人心的“签字保证”不久

就兑现了。1948年，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将军们，统率各路大军全面反攻，捷报接连不断地从我们这里播出去。红色电波载负着胜利的消息，汇合着解放大军飞速前进的脚步声和隆隆的枪炮声，响彻祖国的天空和大地：被烈士鲜血染红的胜利旗帜，迎着曙光飘扬在祖国的城镇和乡村。胜利得来不易啊！我深切怀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光荣牺牲的先烈们；我衷心尊敬那些在前线和后方，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流血流汗献身革命的人们……

每当这面五星红旗在我心中飘扬的时候，我的面前就涌现出我曾经播过的通讯中的先进人物形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可爱的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为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啥也别想挡住俺”的植棉劳模吴吉昌；为真理献身的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这些光辉形象鼓舞着我，教育着我，他（她）们使我时刻不能忘记胜利得来不易，保卫和巩固胜利更加不易。我深切怀念那些与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胜利红旗的烈士们；我衷心尊敬那些全心全意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们……

每当这面五星红旗在我心中飘扬的时候，我就想起建国十周年前夕，敬爱的周总理视察北京广播大楼的情景。周总理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机房时，潘捷同志和我正在播出《联播》节目。周总理一直在播音室的玻璃窗外听我们播音。播音结束，周总理亲切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语重心长地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于是，在我面前的红旗上闪

现出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延安精神”。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有多少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有多少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多少人为它献出自己的一切。是的，延安精神是无数革命先驱者和革命同志用鲜血和生命培育出来的，是亿万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得来的。

想到胜利得来不易，想到保卫和巩固胜利更加不易，我们就愈要珍惜和发展胜利，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抵制和纠正一切不正之风，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导着我们在奔向四化的征途上，从胜利走向胜利！

“四人帮”剥夺了我在话筒前播音的权利，想把我置于死地。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我获得“解放”。我是幸存者之一，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牢记周总理1946年对革命烈属讲的话：“你还有任务……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我们是幸存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我要牢记周总理的教诲：“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这就是我有生之年的座右铭。

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前辈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为了尽快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愿跟新闻、广播、电视战线的战友一起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让延安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葆革命青春。

（1979年《新闻战线》）

播音员的思念

在纪念人民广播创建四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我深深思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他离开我们将近十年了。

三十六年前开国大典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在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我们的播音岗位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正对着登城的楼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楼道。临近下午三时，《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毛主席魁伟的身影出现了！我立即向着话筒播出：“各位听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正当我播完这段话时，周总理刚好从转播实况的话筒前走过，总理微笑着向我点头致意，好象是说：要好好工作，把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幸福的暖流，胜利的欢乐在我心中激荡。一个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穷学生，如今受到党和人民如此信任，我的心情怎能平静？！我竭力控制住内心的激动，开始广播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的实况，把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倾注在亿万群众的欢乐声中。

从此，每逢节日或重大事件，我经常在天安门城楼播音。周总理常常事先严格检查安全保卫和广播工作的准备情况，嘱咐我们不要出任何差错、事故。有一次，总理关心地问道：

“转播要到两点吧？中午饭怎么办？”负责机务工作的李伍同志赶紧回答：“我们转播完，回去吃。”想不到这句话竟记挂在总理心里。中午时分，服务员同志受总理嘱托给我们送来了一盘点心！

十年动乱开始，我这个曾在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普通人员一下变成了“危险人物”、“不安全因素”。于是，每逢五一节或国庆节，就被押赴郊区房山农场强制劳动。干三、两个月后，就又被押解回京，随传随到，听候批斗。

1971年五一节刚过，突然勒令我立即回城。我心想：这回准有紧急的批斗会等待我的“光临”。可是，出乎意外，这次回来却令我回部门接受审查处理。我正在闷闷不解，一天，一位好心的同志在路上小声告诉我：“你能回来，是总理关心、过问了……”

总理是怎样过问的呢？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得知：早在1969年10月19日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研究战备工作时，就问道：“延安时期那几位播音员的声音，现在想起来还很亲切，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孟启予、齐越现在哪里？”周总理还深情地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每当夜深人静，一想起周总理的关怀，我总是泪湿枕巾，彻夜难眠。没有总理的关怀，哪有我的今天！永恒的思念在我心中萦回，幸福的回忆在我眼前一幕幕展现……

是周总理受党中央委托，领导广播工作者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是周总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冒着枪林弹雨，代表党中央亲临离前线仅十几里的电台所在地，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是周总理指挥着我们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经过四次大转移，行程四千里，从延安来到北京，保证正常广播，未

曾中断，使党中央的声音响遍全国、全世界……

我怎能忘记那革命战争年代的日日夜夜，面对话筒，手捧党中央文件或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撰写或修改的广播稿，准确、及时播出后的幸福和感奋……

我又怎能忘记1959年9月，周总理视察刚建成的广播大楼的情景。那时，潘捷同志和我正在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周总理站在播音室的玻璃窗外，一直听我们播完这次节目。当我们走出播音室的时候，周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微笑着问道：“我来看看你们工作，你们是不是紧张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在一旁的梅益同志接上去说：“看来他们还不太紧张，您看着他们播音，也没出什么差错嘛。”接着，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

从那时起，周总理的教诲时刻铭记在心，我用延安精神要求自己，用延安精神建设播音队伍……

每逢重大的宣传，周总理都亲自修改稿件，审听录音。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一次重大宣传，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却病倒住院了，真是心急如焚！那年春天，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闻、广播工作者的代表。接见时，总理发现我没有去，一再关切地询问，并对在场的播音员夏青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去医院看看齐越，了解一下治疗情况怎样？”第二天，夏青和领导同志向我转达总理的亲切关怀时，我好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眼眶中不觉溢满了泪水。是敬爱的总理的关心和爱护，给了我战胜疾病的力量，使我很快重返话筒前播音。

而今，又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才重新获得为人民工作的权利。

恢复播音以后，1973年2月2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外宾参加的庆祝大会，我接受了在会上播读外宾发言的中文稿的任务。从1965年转播国庆游行实况以后，将近八年没有在这样的场合播音了。这个大会要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决不能出半点差错。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人民大会堂。外面阴云密布，寒气袭人，而大会堂内灯火辉煌，温暖如春。今天我能见到周总理吗？他老人家来参加会吗？我急切地盼望着，盼望着……象一个多年背井离乡的孩子盼望着和亲人团聚。

三点整，会场内灯光骤亮，银光灯凝照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全场掌声雷动。啊！敬爱的周总理来了！我终于盼到了这个幸福的时刻，经过漫长苦难的岁月，又回到总理身边工作了。

外宾的讲话开始了，马上就要读中文译稿。我从主席台一侧转身向总理的座位望去，他老人家正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这目光中，蕴含着非凡的睿智和神采，充满着信任、期望和鼓励。在这一瞬间，畏怯不安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我异常镇定，我暗暗告诫自己：要为祖国、为党争光！

就这样，我准确无误、挥洒自如地完成了五十分钟播读译稿的任务。

散会了，我多么想跑上前去问问总理的病好些了吗，说一句：“总理，您瘦多了，为了全国人民您要多多保重啊！”可是，在那种场合怎么可能呢？我只有把这话埋藏在心里，

默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大雪纷飞。但我感觉不到一丝寒意，沿着台阶走下去，完全沉浸在炽热的幸福中。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在总理身边工作，最后一次沐浴着他老人家那慈爱的目光啊！

每当我在话筒前播音的时候，就感受到总理那信任的目光和殷切的期望；每当我走进课堂开始授课的时候，面前就涌现出周总理那慈祥的面容，耳边就响起“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的叮嘱。

幸福的回忆永远珍藏在我心里，永恒的思念时刻鞭策我前进。

播音员日记

——解放战争年代的播音工作

接受新任务

1947年3月30日 西戌村

中午，晋冀鲁豫总分社负责人安岗同志从中央局开会回来，传达党的决定：立即抽调一部分电务、编辑人员前往太行西戌，同其他方面抽调的人汇合，组成临时班子，从4月1日起，接替陕北新华总社对国内外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任务异常紧急，组织上派张更生、李洋和我打前站，限天黑以前赶到，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我们以每小时10里的速度，在6点左右，赶到四、五十里外的山村西戌。老张是有经验的记者，善于做群众工作。在他张罗下，在村干部和老乡的帮助下，很快就准备好了住房，烧好了开水。天黑以后，在朦胧的月光下，大队人马来到了。电务人员立即动手架设电台，不久就喊通了晋察冀总分社和山东总分社。平汉线我军开始反攻，收复阳武等三座县城。编辑人员一边打扫房屋，一边编写稿件。总务人员忙着安置大家的吃住，一直忙到深夜。

在宣传战线上又一次战胜敌人

1947年4月1日 西戌村

经过昨天的紧张准备,从今天起接替总社的工作,以“陕北新华通讯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向全国、全世界继续发出中、英文和口语广播。我们在宣传战线上又一次战胜了敌人。蒋、胡军侵占延安以后,妄图摧毁我们的电台,这简直是白日做梦!人民的声音,真理的电讯,一天也不会终止。不仅如此,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搬到南京的邮电大楼发报,坐在北平的播音室里播音。到那时候,什么“中央社”呀,什么“中央广播电台XGOA”呀,都得滚蛋!反人民的声音,反动的讯号将永远被消灭!

临时总社的负责同志午后召集了全体干部会,传达了薄一波副政委的指示:总社人员已随党中央安全转移,一个多月以后,就可以来到这里。今后我们在这山沟沟里面对全国、全世界,代表党中央发言。工作中要尽力克服困难,小心谨慎,不能出任何差错。4、5、6三个月我们要展开全面反攻,国内形势将有急剧的变化,捷报会不断地传来。这就要求必须做好宣传工作。

晚饭后,随罗林同志去口语广播电台编发要闻稿。风很大,顶风赶到5里外的沙河村。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沟,在傍山的土窑洞里设置了机器和播音室。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就在这里。由他们分出人和机器接替陕北台的播音,由人民日报社临时调去担任陕北台播音的胡迦陵同志,已经在这里练习了两天。她说:“这玩意儿可不好搞啦,紧张得很!”我们一面鼓励她,一面同她一起准备稿件。邯郸电台的播音员也

给予她帮助和关照。规定的时间到了，她异常镇静地走进了窑洞——播音室。5分钟以后，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波长40公尺，7500千周。现在开始播音……”。中国人民的声音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住的，它飞越太行群山，响彻祖国的天空，鼓舞着人民投入战斗。

开始了话筒前的战斗生活

1947年8月16日 沙河村

总社的同志来到这里已快两个月了。领导和干部力量都加强了，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口语广播部由梅益同志领导，他一直在物色男播音员。前些天，他叫编辑部四个能说北平话的男同志都去试试音。结果我被选上了。

今天早晨，我搬来沙河，参加了播音员的队伍。临行前，梅益同志握着我的手嘱咐说：“这是一个重要而光荣的岗位，你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男播音员。我们的广播代表党中央发言，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

晚间，播音组组长孟启予同志交给我两件记录新闻，跟我讲了记录新闻的播法和要求，并帮助我练习了两遍。然后把我带进播音室，等前面的女同志播完，我就坐在话筒前开始播音。播完出来，满头大汗，手脚有点发凉，看看表，才不过十来分钟，却觉得好象几个钟头似的。组长说：“按照内容和字数要求，你播得快了，不要紧，慢慢就会熟练的”。这时编辑部也打来电话说：“口音挺清楚，就是有点发颤，可能是有点紧张吧？”可不是紧张嘛，岂止“有点”！

新的战斗性工作，从今天开始了。这个工作看来简单，